後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九

袁宏

四年春三月乙亥京師地震初上之立閹宦之力也由是寵之始專政事爭執權勢中常侍張逵等乃讒中常侍曹騰孟賁與將軍商召諸王子請收之上曰將軍父子我所親必是共嫉之耳乃誅逵等辭及在位大臣商上表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在首惡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致康乂也竊聞考故中常侍張逵等語多所及大臣大獄一起無辜者衆非所以逵和氣平政化也宜早決竟以息逮捕之煩上從之二月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爲步兵校尉商上書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是以寢不

安席食不甘味昔者晏平仲辭郿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愛魚食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故敢布腹心觸罪歸誠上許之以不疑爲侍中奉車都尉商疾邊吏失和使羌戎不靜并州刺史來機涼州刺史劉康當之官商親喻之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二君皆表素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宜防其大惡忍其小過機康不從羌戎擾動機康皆坐事徵夏四月戊午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篤癃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貞婦帛人三匹九十已上人二匹是時良二千石初有任峻蘇章後有陳琦吳祐第五訪之徒海內稱之峻字叔高渤海蓨人也爲劇令洛陽自王奐之後連詔三公特選皆不稱職峻以公能召拜選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剔姦盜不得旋踵民間皆畏之斷獄歲不過數十人其威禁猛於王奐而文理政教不如也後爲太山太守蘇章字孺父京兆茂陵人也爲冀州刺史勤卹百姓摧破豪俠坐免歸養高於鄉里時天下不治民多悲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遂不能復用之陳琦字公魯陳留人也爲徐州刺史時有盜賊與吏士同寒苦爭爲用後遷琅邪相天大旱用功曹伏禹之言條前相所賊殺無辜齋戒設壇而祭之

數日天下大雨第五訪字仲謀京兆人也初爲新都令恩化大行二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民飢米石數千訪開倉廩賑之不待上詔謂掾吏曰民命在溝壑太守權以救之由此一郡得全朝廷降璽書嘉之既而從輕騎循行田畝勸民耕農其年穀石百錢後爲南陽太守護羌烏桓校尉邊境伏其威信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夏四月南單于寇河西天子聞以恩信喻而降之單于脫帽辟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無足可効迫切令自殺龜下獄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秋七月羌寇金城及三輔將遣西師謀元師僉曰講羌校尉馬賢大將軍梁商曰賢本西方斗筲之子雖有割雞之効然齒以老矣不如太中大夫宋漢不從丁丑赦死罪以下及亡命贖罪各有差八月以弘農太守賢爲征西將軍稽久不進馬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飲酒高會不以爲慮坐食穀米未聞所擊臣竊惑之夫事不復校而可收名獲實斯乃征討者之私便非國家之公利也臣聽輿人之頌云賢欲目前受降使譁聲東聞且懼士卒將不堪命有高克潰叛之變也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

張蓋寒不披裘戎事不邇女器今賢野次垂幕珍肴
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兄弟受恩誠私憤悒鈆
錫之刃以効一割之用臣願請兵五千纔加部隊之
號庶自率勵與之齊勇昔毛遂願處囊中趙之厮養
欲燕初爲衆笑後效其功臣託儒者不便武職猥陳
此言訪之羣司知當受虛誕之辜唯加裁省不聽融
字季長援兄子嚴之子也兄續博覽古今同郡班固
著漢書篇其七表及天文志有録無書續盡踵而成
之融少篤學多所通覽大將軍鄧隲聞其才學召爲
舍人非其好也避地至涼州會羌戎擾攘邊穀踴貴
困厄甚乃歎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
喉愚夫不爲也何則生貴於天下今以咫尺之軀而
喪千金之軀非老莊之意也乃還應隲令轉爲中郎
校書東觀十餘年窮覽典籍稍遷尚書四郡太守坐
事髡徙朔方遇赦還爲議郎融美才貌解音聲學不
師受皆爲之訓詁弟子自遠方來受業者常千餘人
融外戚家雖好儒術而服飾甚麗坐絳紗帳侍婢數
十聲妓不乏於前弟子以次相授鮮有覩其面者十
一月遣匈奴中郎將將兵討南匈奴叛者斬首二千
餘級叛者乞降是時朝政多僻競崇侈靡侍中張衡
上書曰臣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
之變以應潛龍之德及乘雲高濟盤桓天位誠所謂

將隆大任必先倥偬之也親履艱難猶知物情故能一貫萬機無所疑惑宜獲神祇之應受黎庶之譽而陰陽未知災眚屢見天道幽遠成敗易覩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効矣恭儉畏忌必蒙社祉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遁忘返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思義故過結罪成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僭尤上下知之褒美誠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孽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也懼羣臣奢泰昏迷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都地震土裂土裂者威分地震者民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正也竊懼君有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監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見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大柄不由天斷懲忿窒欲事依禮制禮制修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聖允塞災沴不至矣衡雅

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

流復無讖書讖書出於哀平之際皆虛僞之徒以矯世取容不可信也衡乃上書其陳讖不可用衡字平子南陽鄂人也和帝世爲尚書郎是時承平日久天下奢泰自王公至于庶人莫不逾制故衡作二京賦諷焉衡精微有文思善於天文陰陽之數由是遷太史令衡作地動儀以銅爲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合蓋充降飾以山龜鳥獸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方兆龍首銜銅丸蟾蜍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樽中張訖覆之以蓋周密無際若一體焉地動揺樽所從來龍機發則吐丸蟾蜍張口受之丸聲振揚同者覺知即省龍機其餘七首不發則知地震所起從來也合契若神自此之後地動史官注記記所從方起來觀之者莫不服其奇又作渾天儀衡深歎楊雄太玄經謂崔瑗曰觀太玄經知子雲殆盡陰陽之數也非特記傳之屬實與五經相擬漢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太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之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久之出爲河間相衡所著述皆傳於世九月太尉王龔以疾罷初龔患宦官之亂上疏言其罪宜罷遺逐之宦官乃使客作飛章欲陷龔以罪詔太尉龔丞自實從事中郎李固說大將軍梁商曰王公束脩勵節而受讒佞之患夫三公尊重舊典

不有大罪不至輕問也王公沈靜内明若有他變朝
廷獲害忠良之名語曰善人在患飯不及飡宜救其
艱商從之由是得免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安帝時
爲司隷校尉京邑肅然有高明於天下初龔夫人卒
龔與諸子並扶杖行服是時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
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爲夭復何恨哉議者兩譏焉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討羌到射姑山廻
三月庚午司空郭虔久病策罷丙午太僕趙誠爲司
空秋八月丙午大將軍梁商薨初商會於洛水請從
事中郎周舉舉稱疾不行商親昵皆會焉倡樂既畢
終以薤露之歌坐中皆流涕舉聞而歎曰此所謂哀
樂失時非其所也懼將有禍俄商疾困移歸舊第勑
冀不疑曰吾以無德受恩深厚生補益朝廷死必耗
費帑藏衣食飲含玉神珠物無益朽骨但增塵埃我
生平所不願雖有聖人神制亦有權時之宜方今邊
境未寧盜賊未息朝廷用度常若不足氣絕之後便
斂以時服殯已便關關必便葬上無損於國下從我
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臣每事依先公必從吾言
使魂神有知無恨於黃泉冀不疑欲奉行朝廷不聽
車駕親臨謚曰忠侯以河南尹冀爲將軍不疑爲河
南尹九月羌寇武威辛亥晦日有蝕之冬十一月行
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兵屯三輔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大赦天下二月丙辰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探賾索隱者各一人夏六月以匈奴立義王卑樓儲爲南單于立於京師公卿備位使大鴻臚授印綬引上殿嘗賜閼氏以下各有差初商病篤上親臨幸問以遺言商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將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上拜舉諫議大夫及是之時連有變異上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之舉對曰陛下初即位遵修舊典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幸祿不原德府藏空匱有瓦解之心觀天察人方古準今誠可危懼書曰僭恒陽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治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刺州郡察強豪大姦以時擒討於是下不循法盜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橫行州郡不能禁歸罪刺史二千石上乃召舉與羣議遣八使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張綱侍中杜喬等八人持節循行天下表賢良顯忠勤貪汙有罪者雖刺史輒收以聞喬等奉命而行唯綱獨埋車輪於都亭不動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過厚之恩以芻蕘之姿居阿保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貨賄縱恣無厭多結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

一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京都振竦
時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主諸梁姻族冠冕
盈朝上雖信綱言然卒不罪冀侍中杜喬奏免陳留
太守梁讓濟陽太守沮宮濟北太守崔瑗贓罪狼籍
梁氏親黨也薦泰山太守李固在郡忠能徵固爲將
作大匠固亦方直不撓好推賢士上疏曰臣聞氣之
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
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遣使觀寶楚王乃列其
賢臣以爲國寶秦使懼之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子夏
友田子方軾段干木之閭翟俊競至名過齊桓斯誠
積賢之符効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
英徵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
師位是以巖穴幽人肥遁之士莫不彈冠振衣樂爲
時用四海歡然歸服聖德自頃以來漸更陵遲諸侍
中皆膏粱之餘勢家子弟無宿德名儒可顧問者愚
以爲瓊等久處郎署已且十年誠恨陛下隆崇於始
而棄之於末也光祿大夫周舉侍中杜喬深沉正直
當世名臣宜登常伯豫聞國政者也天子納焉大將
軍梁冀怨張綱之奏已也會廣陵賊張嬰殺刺史二
千石冀以綱爲廣陵太守若不爲嬰所殺則欲以法
繩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須兵幾
何對曰無用兵爲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嬰大驚

劇走閉壘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其長老素爲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嬰嬰見綱推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禮畢乃喻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問之也故民相聚以避害也二千石信有罪矣爲之者又非義也忠臣不虧君以求榮孝子不損父以求富天子仁聖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也今誠轉禍爲福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今不料強弱非明也棄福取禍非智也去順効逆非忠也身絕無嗣非孝也

若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禍福之機也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臣不能自通王室數爲二千石所枉不堪困苦故遂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久可且以喘息須臾耳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也愚戇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也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戮之有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位非望也嬰雖爲大賊起於狂暴自分必及禍得綱言曠若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謁綱綱悉釋縛慰納單車將嬰入營置酒爲樂大會月餘撫

循以意莫不委心謂嬰曰卿諸人積年爲害一旦解散方垂蕩然當名上條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復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悉爲安處居宅子弟欲爲吏者聽之不欲不強爲吏則隨才任職爲民則勸以農桑四業並興南州晏然論綱功當封爲奠所過紀故不侯天子美其功徵用之疾病卒官時年四十六朝廷甚惜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喪同考妣封中常侍翟順爲列侯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以災異罷十一月司隸校尉趙峻爲太尉大司農胡廣爲司徒十二月封故征西將軍馬賢孫承光爲列侯以賢死王事也

二年冬十月辛丑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犯大逆以下出縑贖罪禁吏民無沽酒十二月辛丑死罪不能入贖者遣詣臨羌居二歲匈奴中郎將馬寔有功於邊詔書褒奬賜錢十萬寔字伯騫扶風茂陵人也晝誦經書夜習弓兵希慕名流交結豪傑荷擔徒走不遠千里山陽王暢知名當時寔慕其名故往之暢欲觀其舉措不即見勑門曰行經日未旋寔留住彌日而故云未還寔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逾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暢聞之即引俱入知其異士也能入見其母結好而退寔臨退執暢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當垂名千載不可徒

存天壤之間各遇當位之功勿相忘也歸農孝廉補
尚書郎茜芜之難王暢薦寔於執事由是爲匈奴中
郎將
建康元年春尚書僕射黃瓊上疏曰臣聞古之帝王
莫不敬恭神明劬勞農事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
勸所以率先羣萌勉勸農功昔宣王不籍千畝虢公
以爲大譏伏惟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
順時奉元懷柔百神雖詩詠成湯書美文王誠不能
加今廟祀適訖而祈穀方至恐左右忠孝不欲屢煩
聖躬以爲親耕可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
咸戒司空除壇所以迎氣東郊以應時風伏願陛下

率群后冕旒三推則和澤滂流蒼生有賴上從之夏
四月辛巳立皇子炳爲皇太子大赦天下賜男子爵
各有差上使中常侍高梵迎太子不賞詔書直詣承
光宮以車載太子出太子太傅杜喬不能止不知所
爲御史种暠適至橫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巨命
所繫常侍來無詔書何得將太子去安知常侍非姦
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遣詣尚書得報乃
聽太子既至上嘉暠持重稱善者良久秋八月徐揚
州盜賊羣起遣御史中丞馮放督州郡兵討之庚午
帝崩于玉堂遺詔無起寢廟衣皆以故珠玉玩好皆
不得下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太后臨朝以太

尉趙峻録尚書事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於憲陵尚
書欒巴坐諫作陵不欲壞民冢下獄免爲庶人丙午
京師地震詔公卿特進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者各一人皇甫規對策曰陛下聖德欽明聞災責
躬咨嗟羣寮招延敢諫臣得踐天庭承大問此誠臣
寫憤畢命之期也臣伏見孝順皇帝初勤王事綱紀
四方天下欣然幾以獲治自後中常侍小黃門兄數
十人同氣相求如市賈焉競思作變導上以非因緣
嬖幸受賂賣爵分贓解罪以攘天威公卿以下至於
佐吏交私其門終無紀極頑凶子弟布列州郡並爲
豺狼暴虐羣生天下擾擾從亂如歸至今風壞俗敗
招災致寇今宜庭問百寮常侍以下尤無狀者亟便
絀遣與衆共之披掃其黨蕩滌其賄以答天誡大雅
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此之謂也大將軍河南尹處
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舊有姻族今日立
號雖尊可也而天下區區願其霈然增修謙節省去
游虞不急之費減廬第無益之飾近儒術考論經書
輔佐日月宜有至効夫朝者舟也民者水也朝之羣
臣乘舟人也大將軍兄弟操楫者也雖曰衆也在所
欲之苟能卒志畢力守遵常軌以度元元所謂福也
或乃怠弛中流而捐棹放楫將淪波濤歸咎受愆可
不慎乎臣生長邊遠希步紫微怖慴失守言不盡心

梁冀忿其間已第規對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冬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稱上將軍殺畧吏民已酉令郡國死罪繫囚減死一等徙邊戍於是殤帝廟次在順帝下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躋僖公於閔公上孔子譏之經書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至定公正而下之孔子是之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代法也殤帝在先於親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上不從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也聰敏多識善屬文學者爲之頌曰五經縱橫周宣光初辟司徒椽稍遷州刺史尚書令左雄薦舉爲尚書俄而雄爲司隸詔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選故冀州刺史馮直直卒坐罪減死又無武猛驗舉劾奏雄之復爲尚書令雄謂舉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大夫曰可賀我矣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與宣子殊也雄謝而服之舉公亮不撓皆此類也

後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九

後漢孝質皇帝紀卷第二十 桓帝附 袁宏

永元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是時徐揚州盜賊起太后畏懼欲徵諸國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弱乃天下之君也今日崩亡百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不舉哀邪昔始皇崩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詐定璽書以賜扶蘇斂裹尸載鮑魚二千餘里近安帝崩於葉阿母王聖耿珍閻顯等遂倍濟陰更議平原載尸驅馳還宮乃發北鄉侯喪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隱秘卒有孫程手刃之變三主崩沒臣子掩蓋日不移晷旋受大禍此天下之至忌不可之至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時清河王

蓀年二十餘最有名德大臣歸心固意欲立謂異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明德付以政事願將軍審詳大計陳平周勃之引代王霍光安世之立宣帝可以爲法初章帝生千乘貞王伉伉生樂安夷王胡胡生嗣王鴻鴻生建平侯續梁異欲立幼主而專其權與太后定策禁中丙寅詔曰先帝早棄天下胤嗣幼沖何悟倉卒仍遭不造惟太后定之考人神之誠唯建平侯續幼而岐嶷師傅不煩年已八歲克昌化之形于體貌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其以續爲孝順皇帝嗣使帝持節迎續於都亭是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於是蓀罷歸國太尉固言於太后曰今東面有事役費方興新有獻陵之役百姓疲矣大行皇帝尚幼可於憲陵塋中造陵依康陵之制三分減一以舒人力從之太后以頻遭大憂政之大小悉委冢宰是以固得盡心多所匡正數與梁異違忤由是疏之已未葬孝沖帝于懷陵二月乙酉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二匹三月揚州盜賊馬勉自稱皇帝伏誅夏五月丙辰太后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祚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命恭陵爲康陵之上追覽前代位第之宜先後相踰昔定公追順禮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六月鮮卑寇

代郡殺掠民吏秋九月庚戌太傅趙岐薨冬十二月
九江盜賊華蓋自稱黑帝伏誅
本初元年春正月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洪範
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以逆感休徵應天前
聖所重頃州郡輕慢競逞殘暴陷人無罪民懼其害
惡氣傷和以致災青書曰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養
敬始其勑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三月
庚申詔曰九江廣陵二郡俱懼寇害殘夷最甚民失
農業生者飢乏死者委棄昔之爲政一物不得其所
若已有之今我元元嬰此飢饉方春賑貸掩骼之時
其調比郡見穀出廩大小口各有差收葬骸骨悉心
經營以稱朕意夏四月令將軍以下至六百石遣子
詣太學試受業滿歲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次第五
人太子舍人六月丁巳大赦天下賜天下異子爵各
有差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
三匹閏月甲申帝崩于玉堂初帝雖幼知梁冀專權
頗以爲言冀懼後不免因行鴆毒帝暴不預太尉固
入問疾帝曰食煑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曰吐
利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號哭欲推醫冀不聽固
復欲立清河王蒜與大鴻臚杜喬言之於朝衆皆同
焉初章帝生河間王開開生蠡吾侯翼翼生志梁冀
以女弟配志徵至京師會帝崩冀欲立志逼于李固

之議至日暮而不定中常侍曹騰聞之恐夜見大將軍冀曰將軍累世攝政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即位將軍受禍不久矣若立蠡吾侯則富貴可保冀因言太后定策禁中先策免太尉李固袁宏曰若李固者幾古之善人也將立昏闇先廢李固李固若存則明必建而天下弗違也嘗試言之曰夫稱善人者不必無一惡言惡人者不必無一善故惡惡極有時而然善惡不絕善中人皆是也善不絕惡故善人務去其惡惡不絕善故惡人猶貴於善夫然故惡理常賤而善理常貴今所以爲君子者以其乘善理也苟善理常貴則君子之道存也夫善殊積

者物逾重義殊多者世逾貴善義之積一人之身耳非有萬物之助而天下莫敢違豈非道存故也古之帝王恐年命不長懼季世之陵遲故辨方設位明其輕重選羣臣之善以爲社稷之寄蓋取其道存能爲天下正嗚呼善人之益豈不大哉於是司空胡廣爲太尉司空趙誡爲司徒太僕袁陽爲司空太后詔曰孝質皇帝亂嗣不遂奄忽夭昏社稷之重考宗室之賢莫若蠡吾侯志年已十五嘉姿卓茂又近爲孝順皇帝嗣庚寅大將軍持節迎于夏門亭是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太尉胡廣録尚書事封帝弟名爲都鄉侯悝爲蠡吾侯秋九月尊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趙

姬曰孝穆皇后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匽姬曰孝崇博園貴人是歲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冀以問掾朱穆穆對曰易稱利涉大川乘木舟虛災異記曰利涉大川濟渡萬民也舟船所以濟渡萬民不絕遊戲船覆者天誡將軍以爲有德宰相當濟渡萬民於難不可長念樂身務遊戲而已及帝即位太后臨朝穆素善推災異欲輔道冀以扶王室乃奏記於冀曰宜專心公門廣能斥逐邪惡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稱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天地大驗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折陰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行師言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言申納諸家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清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觀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誰能傾之穆意欲言宦官恐冀漏泄之狀不能已復附以密記曰今年夏月運房星明年又有小厄當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者以塞天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試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又非任者穆又薦名士种暠欒巴等而其後劉文等謀反事起有黃龍見沛國於

是冀以穆龍戰之言爲然乃請嵩爲從事中郎薦巴
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穆自以冀故吏數奏記
諫曰今宦官俱用蠡水爲害而京師之費十倍於前
河內一郡嘗調縑素綺縠纔入萬餘匹今乃十五萬
匹官無見錢皆出於民民多流亡皆虛張戶口戶口
既少而無貲者多當復割剝公賦重斂二千石長吏
遇民如虜或賣用田宅或絕命播楚大小無聊朝不
保暮又有浮遊之人稱矯賈販不良長吏望爲驅使
令家人詐乘其勢此類交錯不可分別輒以託名尊
府結怨取譏昔秦之末不恤四方近親市人數如此
故以其安穩一旦瓦解陳項並起至於土崩近永和

之末人有離心興徒發使不復應命懷糧廩兵云當
向雜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淨乃獲安寧今民心事
勢復更戚戚困於永和撫安之急誠在大將軍先易
二千石長吏非其人者廬第園池之作距絕州郡貢
獻內以明已外以解人之厄今日行之則今日從矣
冀既貪放而復納賂遺承事國家左右宦者與之通
爲姦利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刺史二千石穆又奏記
曰大將軍內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
枉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還舉刑賞有干典制
輒率公卿詣朝堂按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
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

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近官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尚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間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趣較然可見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若以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核其實不可一日誠懼有後恨巽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也其言雖切然不甚罪也初大將軍商獻美人於順帝美人姓友字通期順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巽即遣客盜通期還會商薨巽行服於城西廬常與之居巽妻孫壽伺巽出即多從倉頭篡通期歸治掠之因言當上書告之巽大恐頓首請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之遂幽閉通期巽復私召往來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知之使其子河南尹徹滅友氏家巽恐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至年十五巽被誅乃出孫壽甚美而善萬妖惑性鉗忌能制御巽巽不敢違巽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每往來屏御者而私語遂與宮通威振百寮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巽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爲謙讓唯孫氏宗親相冒名爲侍中中郎校尉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使私客籍屬縣豪富大家披以誹謗之罪閉獄掠笞使出錢自贖不滿意者至於

死徒哀號之聲滿天下四方調發貢獻半入冀家先輸上第而乘輿乃問其次又競上禮奉贄及吏民賫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多遣賓客車騎出塞交通外國致汗血馬奇珍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所使人又乘勢橫暴略人妻妾弄人婦女毆撾吏卒與盜賊無異冀於洛陽城門內起甲第而壽於對街起宅競與冀相高作陰陽殿連閣通房魚池釣臺梁柱門戶銅沓紵漆青瑣丹墀刻鏤爲青龍白虎畫以丹青雲氣又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殽窮極工匠之巧積玉金明珠充仞其中起家廬周環亦如之又多規苑囿西到弘農東至滎陽南及魯陽北徑河渠周旋千里諸有山藪丘荒皆樹旗大題云民不得犯又起苑於南城西繚繞數十里大興樓觀發屬縣卒徒繕治數年乃成移檄發生兎刻其毛以爲識犯者罪至死又發鷹犬於邊郡部民護送驅羊傳廚其食募人求名馬至數千匹西域嘗有賈客來不知禁誤殺一兎轉相告言死者十餘人而災害長者及諸弟不欲令與已同其不疑及蒙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追捕其追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命者寘其中或取良民以爲奴婢名曰自賣民至千人因負勢放縱道市莫敢聞者冀與壽共乘輦張羽蓋飾以金銀遊戲第中賓

客詣門不得通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十月與與壽
及諸子相隨遊獵諸苑中縱作酒倡樂

後漢孝質皇帝紀卷第二十

後漢孝桓皇帝紀卷第二十一　袁宏

建和元年春正月戊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
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三匹二
月黃龍見譙夏四月庚寅京兆地震以定策功益封
太將軍梁冀萬戶太尉胡廣爲安樂侯司徒趙誡爲
江南侯司徒袁陽爲安國侯六月太尉胡廣以病薨
光祿勳杜喬爲太尉秋七月立蠡吾侯悝爲勃海王
封少府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爲西平侯梁冀
子胡狗爲襄邑侯不疑子焉爲潁陰侯冀孫祧爲城
父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爲列侯太尉喬曰古之明
君皆以用賢賞罰爲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

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祥其理也昔桀紂之時非無先王之書折中之臣然下愚難移卒以亡國已然之鑒也陛下越從蕃王龍飛即位應天順人萬夫側望不急忠賢之賞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讒諛暴興大將軍梁冀兄弟姦邪傾動天下皆有正卯之惡未被兩觀之誅而橫見式叙各受封爵天下惆悵人神共憤非所爲賞必當功罰必有罪也夫有功而不賞則爲善失其望姦回而不誅則爲惡遂其性故陳斧鉞而民不畏刑班爵位而人不樂善苟遂斯道非徒傷治殄民爲亂而已至於喪身滅國豈不慎哉喬字叔

榮河內林虞人也少以孝悌稱歷位尚書九卿皆有名迹是時梁氏貴盛群臣莫不傾意惟喬直道而行在位者皆以爲不及也八月立皇后梁氏太后之妹也初爲蠡吾侯妃未及成禮而帝即位后入掖庭數月立爲皇后九月京師地震甘陵人劉文謀立清河王蒜爲帝蒜閉門拒文事發覺伏誅貶蒜爲尉氏侯徙桂陽郡蒜自殺冀於是誣太尉杜喬故太尉李固與文通謀喬固皆下獄固門生勃海王調等十餘人負鈇鑕詣闕理固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

面目示天下人異怒而起出喬固遂死獄中郡守承
旨殺之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父邰爲漢司徒固躭
志於學雖三公子常自負書千里尋師親給灑掃學
行根深無所不貫四方之士自遠而來僉曰復至公
輔矣初固二子憲公季公並爲長吏聞策免皆棄官
歸固知罪之將及乃命二公將小子燮還鄉里固女
文姬涕泣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故
遇此密與二公謀共逃燮室言還京師矣鄉人信之
後被郡書二公皆受害王成者固之僕隸也文姬厚
爲其資以燮屬成曰君執義於公家其日久矣是以
臨危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復存君之名義齊於
程杵富貴榮華與君同之成爲義士乃將燮往徐州
界變姓名爲酒家僕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會赦得免
而成病卒燮厚葬之四時祭焉燮既歸文姬涕泣相
對因屏人而言曰先公蹇蹇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然梁氏久暴動協王威今弟幸全血屬豈非
天乎宜杜絕衆人慎勿令斥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
連主上連主上則禍重至矣燮敬從姊言卒以獲全
燮學行才藝亞於固官至京尹卒吳祐字季英陳留
長垣人父恢南海太守欲漆簡寫尚書章句時祐年
十二諫恢曰今君逾江湖越五嶺僻在海邊風俗雖
陋然多珍玩上爲朝廷所疑下爲權豪所望此書若

成必載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傲名
嫌疑之戒先賢所慎願君少留意矣恢笑而撫其首
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遂然其意輟而不寫祐年二
十喪父服除居無擔石之蓄不受宗人之遺牧猪長
羅澤中年四十餘乃爲郡吏舉孝廉遷膠東侯相政
尚清靜以身率下以褒賢賞善爲務吏民有以罪過
相告訴者祐輒閉閤自責良久然後問之民有詞訟
先命三老孝悌喻解之不解祐身至閭里自和之自
是之後吏民不忍欺十月司徒趙誡爲太尉司空袁
湯爲司徒故太尉胡廣爲司空
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徽號庚午大赦天下賜王侯
已下金帛各有差四月丙子立都鄉侯子爲平原王
五月癸丑北宮德陽殿火六月立徑城侯悝爲清河
王改清河爲甘陵七月京師大水十月長平盜賊陳
景自號爲皇帝子伏誅
三年二月己丑詔曰昔在前代封墓軾閭所以激忠
厲俗以光後昆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齊直同史
魚入參讚納出司京輦有密靜之風予欽乃勳將登
三事不幸夙終朕甚惜焉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
爾祉其賜錢千萬以旌素節四月丁卯晦雨肉大如
手本志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赤祥雨肉近赤
祥也是時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枉誅良臣李固杜喬

天下寃之十月太尉趙誡以疾罷太尉司徒袁湯爲
太尉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天下己丑太后詔曰曩者
遭家不造大禍荐臻欽惟宗廟之重社稷之大爰立
明哲將即委授而東南西北醜類未賓故且總攝勤
理萬機今悉討除遠慕復子明辟之義其及今辰皇
帝稱制二月甲寅皇太后梁氏崩三月甲午葬順烈
皇后乙酉爵大將軍冀夫人爲襄城君夏五月庚辰
尊匽貴人爲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皆如長樂宮故事
以蕃后不得至京師居真定五宮
元嘉元年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四月己丑上微服幸

河南梁不疑府是日天大風尚書楊秉諫曰臣聞瑞
由德至災應事興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乃者暴
風迅疾殆必有異上天不言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
曰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怒不敢驅馳王
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清室而止自非郊廟鸞
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未有私從意志日般遊諸臣之家降尊亂卑等威無
別宿衛守空宮壼綏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
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
薄學充在勸講特蒙光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敢陳
其愚大將軍冀怨秉出爲扶風太守初秉侍講以經

學見重太常黃瓊以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當冀之時抑而不用十月司空胡廣薨太常黃瓊爲司空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上封事靡有所諱獨行之士各一人安平崔寔郡舉詣公事稱病不對退而論世事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其患在世承平政漸衰而不改俗漸弊而不悟習亂安危忽不自覺或耽荒嗜欲不恤萬機或悅衆言莫知所從或見信之臣懷寵苟免或疎遠之士言以賤廢是以紀綱弛而不振智士損而不用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餘年矣政令刓瀆上下懈怠風俗凋弊人民僞巧百姓囂然復思中興之功矣救世之術豈必堯舜而治哉期於紐絕拯撓去其煩惑而已是以受命之君創制改物中興之主臣時補失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周穆改刑而正天下之失俗人守古不達權變苟執所聞忽略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事哉故言事者頗合聖聽於今須有可採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則闇於時權其達者則寡於勝負斯賈誼所以見悲於上世也雖使稷契猶不能行其志而況下斯者乎春秋之義量力而舉度德而行今已不能用三代之法故宜以霸道而理之重賞罰明法術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其理然也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治故德教者治世之粱肉刑法

者救亂之藥石也今以德除殘是猶粱肉治疾也欲望瘵除其可得乎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御安轡馬而忌其銜四牡橫馳皇路險傾必將鉗勒鞭撻以救奔敗豈暇鳴鑾從容平路哉

袁宏曰觀崔寔之言未達王霸之道也常試言之夫禮備者德成禮順者情泰德苟成故能儀刑家室化流天下禮苟順故能影響無遺翼宣風化古之聖人知人倫本乎德義萬物由乎化風陶鑄因乎所受訓導在乎對揚崇軌儀於化始必理備而居宗明恭肅以弘治則理盡而向化斯乃君臣尊卑之基而德和洽之本也是以大道之行上下順序君唱臣和其至德風教繫乎一人政化行於四海無犯禮而王迹彰矣及哲王不存禮樂凌遲風俗自興戶皆為政君位且猶未固而況萬物乎於斯時也臣子自盡之日將守先王之故典則元首有降替之憂欲修封域之舊職則根本無傾拔之慮故忠奮之臣推其義心不忍其事思屏王室故有自下匡上之功以卑援尊之事雖失順序之道然效忠之迹也欲齊王體則異乎承宣之美欲同之不順而終有翼戴之功故聖人因事作制以通其變而霸名生焉春秋書齊晉之功仲尼美管仲之勳所以括囊盛衰彌綸名教者也夫失仁而後義必由於仁失王而後霸而致於霸必出於忠

義誠仁之不足然未失其爲忠也推斯以觀則王覇之義於是見矣初上欲封大將軍梁冀使公卿會議其禮特進安樂侯胡廣太常羊儒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稱冀之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封以附庸司空黃瓊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是以大啓土宇賜以山川郊祀天地行天子禮此百世未有唯周公宜之耳蕭何識高祖於泗上霍光輔昭宣於中興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合食四縣賞賜皆如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冀恨之因地動策免瓊丁亥司空黃瓊以災異策免是月五色大鳥見巳氏時以爲鳳皇本志以政理衰缺梁冀專權皆羽孽之異也

二年正月丙辰京師地震四月甲寅孝崇皇后崩帝舉哀洛陽西鄉有司奏禮爲人後制服有降公卿已下各差贈送之禮儀比恭懷皇后是時大將軍梁冀輔政匽氏無在位者八月黃龍見句陽又見允衒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永興元年五月丙申大赦天下十一月丁丑減天下人死罪一等民饑流亡數十萬口詔所在賑給太尉袁湯致仕湯字仲河初爲陳留太守褒善叙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值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默臣致聲名不泯者篇籍浸然也乃使戶曹吏追録舊聞

以爲耆舊傳數年薨追贈特進謚曰康侯子成左中郎將逢及隗並爲三公太常胡廣爲太尉太僕黃瓊爲司徒

二年正月甲午大赦天下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三年喪癸卯京師地震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頴川荀淑對策譏切貴幸爲梁冀所忌出爲朗陵侯相吏民敬愛稱爲神君焉淑字季和棄官隱居以壽終是時頴川鍾皓字季明以德行稱官至林慮長初皓爲本郡功曹西門亭長陳寔未知名皓獨敬異焉皓初辟公府太守問有誰可代君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也自是名重海内寔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頴川李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之嫂膺之姑也有子曰覲與膺同年而並有令名覲爲人好學慕古有進退之行膺祖太尉脩常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覲屢被辟命未嘗屈就膺謂覲曰孟軻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皂白邪覲嘗以膺言告人曰元禮祖父在位諸並盛又諱公之甥故得然乎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爲怨本豈其時保身全家袁宏曰鍾生之言君子之道古之善人内修諸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至其通者嘉善而矜不能其狹者

正身而不及於物若其立朝爲不得已而後明焉事至而應之非司人之短者也如得其情猶復託以黎蒸使過而可得悔失而自新之路長君子道廣而處身之途全矣末世陵遲臧否聿興執銓提衡稱量天下之人揚清激濁繩墨四海之士於是德不周而怨有餘故君子之道亢而無必全之體小人途窮而有害勝之心風俗凋薄大路險巇其在斯矣六月乙丑封乳母馬惠子初爲列侯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太尉胡廣免司徒黃瓊爲太尉光祿勳尹頌爲司徒閏月蜀郡盜賊李伯自稱太初皇帝伏誅

元壽元年正月戊申大赦天下二月司冀民饑人民相食詔所在賑給各有差時梁氏威勢傾天下而上無繼嗣災異數見頻陰人劉陶上疏曰蓋人非天地無以寓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寧夫天地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首之與足相須而行混同一體自然之勢也臣竊觀之今玄象錯度日月不明地裂川溢妖祥並興漰嗣仍絕民率流亡昔夏癸由此而廢商辛以斯而喪若不悔寤恐懼將無及矣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爵修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卒有痛於肌膚震蝕不卒有捐於己身故箋三光之錯不畏上天之怒怡民饑之憂忽震裂之變

輕無嗣之禍殆國家之命非所以彰美祖業克保天
祉者也當今忠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
命在於讒口擅闇樂以咸陽授趙高以車府夫危非
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變
周宣用山甫以濟幽厲之荒竊見冀州刺史朱穆烏
桓校尉李膺皆履正清修貞介絶俗穆前在冀州彈
糾豪桀掃滅饕惡肅清萬里不仁者遠雖山甫不畏
強禦誠無以逾也膺前後歷職正身率下及掌戎馬
鎮撫北疆神武揚于朔州強胡懾於漢北文既俎豆
武亦干戈功遂身退家無私積斯則中興之良佐國
家之桎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不合久屈閒曹委
於草莽臣恐小人道長遂成其敗犯冒天威言誠非
議知必以身脂鼎鑊爲海内先笑所學之事將復何
恨不學鬼谷之於東齊習秦儀之於周魏賈王孫於
蜀都交猗頓之貨殖如此亦可以示王室之爵置天
地之位矣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
惑矣書奏上善其言六月匈奴叛中郎將張渙擊降
之太常韓縯爲司空
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常侍行三年喪七月鮮卑寇雲
中十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癸未大赦天下六月司徒尹頌薨司空
韓縯爲司徒是時有人上書言人所以貧困者貨輕

也欲更鑄錢事下群臣及太學之士時劉陶等在太學議曰夫讀鑄錢之詔下及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敢懸書象魏聽罪絳闕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此在民有饑勞之怨海内無耳目之變乃箕子所爲佯愚而對也臣不達殷人佯愚之慮欲於不問而言甲子之事故念生鮮死久復不敢極諫陳其要請粗言生民之業夫食者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螳螟之口杼軸空於公孫之衣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夕之飡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之錙薄銖兩輕重哉今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錢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故造鑄錢之端於是乎生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設令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足無厭之求也陛下聖德愍海内之憂感天下之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厄此猶養魚於沸鼎之中棲鳥於烈火之上夫火土湯水魚鳥之所生用之不時必也燋爛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逐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大呼則愁怨之人狼跳虎駭響應雲會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不能救此若不早寤恐將及之上從之

延嘉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京都蝗六月大赦天下丙戌初置博陵郡詠侍中寇榮榮恂之曾孫辯絜自善少與人交以此見害於貴寵榮從兄子尚益陽長公主帝又取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乃陷榮以罪宗族遂免歸故郡吏持之急榮懼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榮榮亡命數年會赦令不得免窮困乃亡命山中上書曰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民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育已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爲權門所嫉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勢於是造作飛章被以臣宗欲使墜於萬仞之坑踐於必死之地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有司承旨驅逐臣門匪輒奔走本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詣闕披布肝膽刺史張敬好爲諛諂張設機牢令陛下復興雷霆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三官並驅若赴讐敵威加亡罪罰及朽骨但未掘壙出骸剖棺露胔耳殘酷之吏不顧無辜之害欲使聖朝必加罰於臣宗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見之明距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民援沒溺之命臣不意滯怒不爲春夏息淹恚不爲順時怠布告遠邇求臣甚

切張羅海隅置置萬里逐者窮人迹追者極車軌雖
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復過也自臣過罰以來三
蒙赦令無驗之罰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逾深有司
各臣甫力止則見掃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民
殛死則爲怨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
蹈陸有沈淪之憂遠巖墻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
天而陛下不悟如臣元惡大憝足備刀鋸陛下當班
之市朝坐之王庭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無緣萬乘
之前永無見信之期也勇者不逃死智者不毀名豈
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故假須臾之期不勝首
丘之情欲犯王怒觸帝禁伏於兩觀之下陳寫痛毒
之冤然後登金鑊入沸湯雖死而不恨悲夫久生亦
後何聊賴願陛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天地寬
厚之惠謹先死陳情臨章泣血上不省遂滅寇氏
哀宏曰寇榮之心良可哀矣然終至滅亡者豈非命
也哉性命之致古人豈肯明之其可略言乎易稱天
之所助者信然則順之與信其天人之道乎得失存
亡斯亦性命之極也夫向之則吉背之則凶順之至
也推誠則通易慮則塞信之極也故順之與信存乎
一已者也而吉凶通塞自外而入豈非性命之理致
之由已者乎夫以六合之大萬物之衆一體之所棲
宅猶秋毫之在馬背也其所資因小許處耳而賢者

順之以通不肖者逆之以塞彼之所乘豈異塗徹哉致之在已故禍福無門之殊應也夫松竹貞秀經寒暑而不衰榆柳虛橈盡一時而零落此草木之性脩短之不同者也廉絜者必有貪濁之對剛毅者必遇強勇之敵此人事之對感時之不同者也咸自取之豈有爲之者哉萬物之爲莫不皆然動之猶已應之在彼猶影響形聲不可得而差者也故君子之人知動靜爲否泰致之在已也繕性治心不敢違理知外物之來由內而至故得失吉凶不敢怨天夫然遇泰而不變其情遭否而不慍其心未嘗非已夫何悲哉

二年三月甲午絕刺史二千石三年喪六月鮮卑寇遼東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初爲蜀郡太守威德並行後轉護烏桓校尉會匈奴攻雲中殺略吏民膺親率步騎臨陣交戰斬首二千級羌寇遠退邊城安靜後以公事免官天子賢劉陶之言而嘉膺之能遷度遼將軍先時疎勒龜茲數抄張掖酒泉雲中諸郡吏民苦之自膺在邊皆不復爲害匈奴涉車烏孫鮮卑諸國常不賓附者聞膺威名莫不畏服先時略取民男女皆送還塞下遷河南尹司隸校尉膺風格秀整高自標特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爲已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七月太尉黃瓊免太常胡廣爲太尉丙午皇后梁氏崩

乙丑葬懿獻梁皇后於是梁冀專權其同已者榮顯
違忤者劾死百僚側目莫不從命省中咳唾之音冀
必知之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奏御內外恐懼上
下鉗口而帝不得有所親任上既不平之矣冀以私
憾專殺議郎邴尊上益怒之是時豪貴人見幸冀嫉
其寵遣客夜盜其家欲刺貴人母母入宮求哀因言
冀之罪八月癸酉上問小黃門唐衡曰左右誰與冀
不相得者衡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極
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謝而得免徐璜
具瑗常私忿梁氏放橫口不敢言於是上呼超悺入
室上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追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
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誠爲國賊當誅
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上曰審然者常侍
密圖之對曰圖之易耳但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姦
臣脅國當伏其罪復何狐疑於是令衡呼璜瑗五人
遂於宅中定議上齧超臂出血以爲盟超等曰陛下
今計已定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丁丑冀心疑超等
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瑗勑吏收惲以自
外來謀圖不輒於是帝幸前殿召公卿勒兵遣使者
收冀大將軍印綬更封北景都鄉侯黃門令瑗將虎
賁士千人與司隸共捕冀宗親洛陽獄無少長皆誅
之冀自殺追廢懿獻后爲貴人初上既與中官成謀

乃召尚書令尹勲使任其事上素惡冀倉卒恐不能
辦勲臨事明斷甚有方略冀既誅上嘉其能坐冀所
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冀故
吏賓客免絀者三百餘人朝庭爲之一空唯光祿勲
王躬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從禁中發使者交馳道
路公卿失其度州府市朝閭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
莫不稱快冀財貨已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先
時立名行高節之士多遭梁冀之害免身苟容而已
莫敢潔去就矢唯周協不屈其志而獨能自免於難
故士以此服之也協字巨勝周舉之子玄虛養道以
與墳自娛初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徵辟不就杜門不

出十餘年及延嘉初乃開門延客遊談宴樂是秋梁
冀誅而協亦病卒識者以爲知命初冀之盛也尚書
陳霸上疏言其罪請誅之上不省霸知爲冀所害七
日不食而死戊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以阿附梁冀
減死一等壬午立皇后亳氏實鄧后也后即鄧香之
女香則禹之孫初后母宜起於微賤間香生后後適
梁紀故后冐姓梁氏紀姊子孫壽冀之妻也進后入
掖庭有寵立爲皇后惡梁姓之同改爲亳氏封宣爲
長安君追尊香爲車騎將軍安陽侯宣子演封南頓
侯位特進后復姓鄧氏徙宣爲昆陽君演子康比陽
侯賞賜巨萬封平梁冀之功也白馬令李雲上書移

副三府曰故大將軍梁冀雖持權日久今得誅之猶
召家臣殪而殺也而猥封謀臣萬戶高祖聞之得無
見非西北列將得無不事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
錯亂小人日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消是帝欲不諦乎
上得雲奏大怒送雲黃門北寺使中常侍管霸與御
史廷尉雜考之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獲罪上
書願與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廷尉奏雲不遜
欲獲抗直之名衆遠爲邀訴皆大逆不道請論如律
霸入奏上在灌龍池霸跪言曰雲野澤愚夫衆郡中
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上謂霸曰使帝欲不諦是
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顧小黃門吳伉可其奏大

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臣聞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
其意歸於憂國但違將順之禮禮譏暴諫然亦有狂
狷愚忠不顧誅族人禍者古今有之是以高祖忍周
昌不諱之言孝成皇帝赦朱雲冒領之誅二主非不
忿此二臣以忠不思難皆不罪之今日殺李雲天下
猶言陛下誅諫臣所以臣敢觸龍鱗也上不從雲衆
死獄中蕃免歸田里
袁宏曰夫欲之則至仁心獨行人君之所易人臣之
所難也動而有悔希意恂制人臣之所易人君之所
難也古之君臣必觀其所易而閑其所難故上下恬
然莫不雍睦逮于末世斯道不存君臣異心上下乖

遺各行所易不顧其所難難易之事交而諫爭之議生也夫諫之爲用政之所難者也處諫之情不同故有三科焉推誠心言之於隱貴於誠入不求其功諫之上也率其所見形於言色面折庭爭退無後言諫之中也顯其所短明其不可彰君之失以爲己名諫之下也夫不吝其過與衆攻之明君之所易庸主之所難觸其所難暴而揚之中諫其猶致患而況下諫乎故諫之爲道天下之難事死而爲之忠臣之所易也古之王者辨方正位各有其事在朝者必諫在野者不言所以明職分別親疎也忠愛心至釋來而言者王制所不禁也無因而去處言之地難故君子罕

爲也十月行幸長安祠章陵壬寅中常侍單超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西戎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天竺國來獻故太尉黃瓊爲太尉光祿大夫祝恬爲司徒詔曰太尉黃瓊清儉不撓數有忠謇加以典謀深奧有師傅之義連在三司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其封瓊邟鄉侯瓊固讓不聽是時新誅梁冀天下相望異政故瓊首爲三公多奏州縣諸不法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副其耳目上委任之會單超等五侯擅權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朝上表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居高履貴則以德義爲首臨危處難則以忠賢爲助故能長

守萬國保其社稷而陛下即位以來諸梁秉政宦堅充朝富擬王公勢傾海內言之者輒族滅稱之者必榮顯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畏禍而括囊故太尉李固杜喬以直言干政遂見殘滅賢愚傷心故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以忠獲罪是使天下結舌以忠爲諱也徐璜唐衡單超具瑗等於梁冀之盛苟免相連及其當誅說以要賞陛下不復澄清善惡俱與忠臣尚書令尹勳等並時顯封使朱紫不別粉墨雜糅所謂消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叩心傷陛下失賞於見誣虧爵於姦臣夫讒諛相與無高而不升阿黨相抑無深而不淪陛下年在方剛聖慮未衰願還既誤之封折后族之勢夫懷寶者須世抱璞者待時陛下誠能行臣所陳則懷寶抱璞之徒特將竭力致身以趨聖世臣身輕任重勤不補過敢以垂死之年陳不諱之言

三年正月丙甲大赦天下丙午車騎將軍單超薨閏月羌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討之五月甲戌詔曰汝南太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皆封列侯六月辛酉司徒祝恬薨光祿勳种暠爲司徒九月泰山盜賊羣起十二月中郎將宗資討之

後漢孝桓帝紀卷第二十一